

名人名家书系

(法) 安·纪德 著
李玉民等 译



纪德散文精选

纪德散文精选

[法]纪德著 李玉民由权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德散文精选/[法]纪德著,李玉民,由权译-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1999.1(名人名家书系)

ISBN 7-80002-977-8

I. 纪… II. ①纪… ②李… ③由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法国-现代 IV. 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0197 号

书 名: 纪德散文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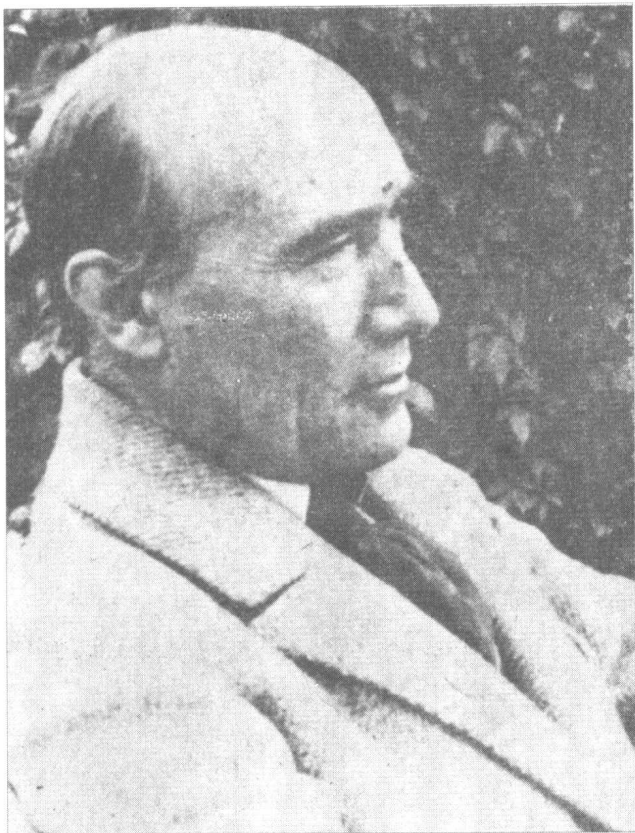
著 者: [法]纪 德
译 者: 李玉民 由 权
责任编辑: 筱 舟
封面设计: 王 华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(北京金台西路
2号/邮编:100733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蓝华印刷厂

字 数: 287 千字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印 张: 14.7
印 数: 5000 册
印 次: 1999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002-977-8/I·206
定 价: 23.00 元



安德烈·纪德 (1869-1951)

目 录

同几个纪德对话·····	李玉民(1)
人间食粮·····	李玉民 译(17)
1927年版序言·····	(19)
引言·····	(21)
第一篇·····	(23)
第二篇·····	(38)
第三篇·····	(50)
第四篇·····	(60)
第五篇·····	(88)

第六篇	(102)
第七篇	(119)
第八篇	(134)
颂歌	(142)
尾声	(143)
新食粮 李玉民 译	(145)
第一篇	(147)
第二篇	(170)
第三篇	(181)
第四篇	(193)
日记选 李玉民 译	(207)
第四本	(209)
第五本	(222)
第六本	(231)
放弃旅行 李玉民 译	(237)
阿尔及尔(国家要塞)	(239)
布萨达	(242)
阿尔及尔(卜利达)	(247)
比斯克拉	(257)
回返	(270)

书信选	李玉民 译(273)
书信——序言	(275)

普洛塞耳皮那

——四幕交响曲	李玉民 译(281)
序曲	(283)

秋展漫步	李玉民 译(293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文学回忆和现实问题	李玉民 译(303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苏联归来	由 权 译(323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第一章	(325)
第二章	(326)
第三章	(333)
第四章	(342)
第五章	(347)
第六章	(354)

刚果之行	由 权 译(357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第五章 从诺拉到博祖姆	(359)
第七章 阿尔尚博堡、拉米堡	(365)

乍得归来	由 权 译(377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第一章 罗戈恩河上	(379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章	原路返回	(388)
第四章	二宿马萨族居住区	(391)
第七章	莱依——布巴	(399)
第八章	恩 - 加奥恩代雷	(404)
如果种子不死	由 权 译	(407)
第一部		(409)
附录:作者简介	李玉民	(465)

同几个纪德对话

李 玉 民

从前,一个纪德也见不到(抑或视而不见),现在却同几个纪德对话,想想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。

自不待言,我在注重文学的北大西语系念书时,纪德是我们那些老先生避而不谈的作家之一,给我的印象他是个异端;而在那个惟有革命理想和激情的时期,异端邪说就是大忌,避之犹恐不及,怎还敢去研读呢?那时我们大量阅读法国文学原著,现代作家截止到罗曼·罗兰,以后便是碰不得的“资产阶级腐朽文学”了。

及至赴法国留学,免不了要接触纪德、加缪等人的作品,但早已加量打了预防针,自然不会受到浸染,没留下一点好印象。就在写序这时候,再翻开当年精装本的教材,拉加德和米夏尔合编的《法国文选》廿世纪卷,又看到纪德在幽暗书房里的这张照片:这张棱角分明的脸庞有刀刻似的竖纹;这双直勾勾的眼睛透过镜片,不知在注视什么无形的东西;他这戴着黑色(也许是暗红色,因是黑白像片)尖顶帽的脑袋里,也不知装

着什么鬼念头；尤其挂在他身边的这副面具，简直就是他整个脸型的复制品。记得当时看纪德的这幅照片，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著名作家，而是（恕我不敬，现在要加上这句话，但当时本来对他就不屑一顾，怎么想都不过分）一个巫师。

焉知纪德不是个巫师呢？不独他的相貌酷似，还有他的“符咒”为证。当时看他写的东西，就像看符咒一样，觉得神秘难解，难怪教文选的若望·侯先生（现已退休的著名教授，近年还见过面，保持通信关系）只管讲解，对我们并不苛求。他选讲的几篇（我在书上做了课堂笔记，一翻阅便知），有《背德者》选段：“我行我素的梅纳尔克”和“诱惑”、《梵蒂冈的地窖》选段：“无动机的行为”，以及《伪币制造者》选段：“私生的长处”。不知为什么没有选《人间食粮》、《如果种子不死……》选多了还要添乱，仅此几篇，我就觉得进入巫师摆的“迷魂阵”中：纪德笔下的人物都那么怪，让人无法捉摸，肯定不是什么善类。

大概是青少年时期所受特定教育的缘故，我在疑惑之年却毫不疑惑，只求认同，排斥异己；像纪德这样的“反动”作家（三十年代就写过反共文章），当然属排斥之列。等我过了不惑之年，反倒疑惑起来，从而接触了不少作家，为《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》翻译了十来种，包括纪德的《背德者》；这次又为《名人名家书系》编选纪德的散文，意外发现竟有这么多纪德。

这么说，纪德该是名人名家了。无论政界还是文坛，大凡名人，都标榜自己的一贯性，总扮演天使。然而，纪德则不然，他总是变化多端，看他一部部作品，我倒觉得他充当魔鬼的时候多（当初巫师的印象也许不无道理）。这一点他似乎并不隐讳，请看他的自白：

“我是异端中的异端，总受各种离经叛道、思想的深奥隐

晦和牴牾分歧所吸引。一种思想，惟其与众不同，才引起我的兴趣。”（《人间食粮》）

“异端中的异端”，这是十足的撒旦口吻。我这样讲不用担心了，近日为写序还找到了旁证：传记文学高手莫洛亚就称纪德是“声望极高的神圣的魔鬼。”“神圣的魔鬼”还是魔鬼。

纪德向人宣扬什么呢？他说道：“幸福属于那些在世上无牵无挂的人，他们总是流动，怀着永恒的热忱到处游荡。我憎恶家园、家庭，憎恶人寻求安歇的所有地方，也憎恶持久的感情、爱的忠贞……”这像话吗？……

“在下就是纪德，有话请讲当面，不要在背后嘀咕。”讲这话的人年龄不过二十八九，头戴黑礼帽，身披大斗篷，手持文明棍儿，虽然风尘仆仆，显见远游归来，但仍不失潇洒的风度，浑身焕发着青春气息。不错，看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、浓重的眉毛、光滑的长脸，正是年轻的纪德。

“你怎么能憎恶家庭？……”话一脱口，我就有点后悔：这种诘问击不中要害。我知道，安德烈·纪德出生在富有的新教徒家庭，父亲是法学教授，母亲本家是鲁昂的名门望族；他们在库沃维尔有庄园，在巴黎有豪华的住宅；不幸的是性情快活、富有宽容和启迪精神的父亲过早辞世，只剩下凝重古板、生活简朴并崇尚道德的母亲，家庭教育失去平衡；母亲尽责尽职，对儿子严加管教，对他的行为、思想，乃至开销，看什么书，买什么布料，都要提出忠告；直到1895年母亲去世，他才摆脱这种束缚的阴影，实现他母亲一直反对的婚姻，同他表姐玛德莱娜结合，时年已二十六岁了。

“不错，我憎恨家庭！那是封闭的窝，关闭的门户！”纪德平静地回答，他的齿音很重，在否定时却含有肯定的语气。

“家庭这件幸福的衣裳很温暖,但是人长大了,就紧得难受,应当换掉。生活是多样的,人自身也是多样的,这足以向我提供无穷无尽的幸福……”他半眯着眼睛,神思仿佛又飞往他游历过的突尼斯、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。“一旦环境变得与你相似,或者你变得像环境了,那么环境就对你不利。你必须离开。对你最危险的,莫过于你的家庭、你的居室和你的过去。你可能知道,我在蜜月旅行中大病一场,身体康复是个奇迹,可谓再生。我再生为一个新人,来到新的天地。我觉得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有新鲜感,处于持续不断的兴奋惊愕中。我见到含笑的嘴唇就想亲吻,见到脸上的血、眼中的泪就想吮吸,见到枝头伸过来的果实就想啃上一口……”

他声音宏亮,滔滔不绝地讲下去,正如他告诫纳塔纳埃尔的:“你一开口讲话,就不要听别人的了”;这全是他在《人间食粮》中讲过的,不过,现在面对面,听他以激动的声调讲出来,我就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,心想谁还没有热情喷射的时候呢,实在不应该以诘难的口吻同纪德对话。我正要婉转地向他表明这种歉意,忽听他又说道:

“生命最美好的部分往往被幽禁了……要行动,就不必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。要爱,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……总之,不要明智,要爱……”

我又警觉起来:“要爱”,什么爱?同性恋吗?这是世人对他诟病最多的一点。这种事虽古已有之,但我既不知其然,又不知其所以然,实在难以启齿,不觉低下头,要想个婉转的说法,抬头正要开口,忽见周围出现好几个人,尽管穿戴不同,年龄各异,但是看相貌,个个都好像纪德。他们对我形成包围之势,顿时令我紧张起来。我知道纪德的嘴皮子赛似刀子,善于

讽刺和戏谑，一个都难对付，何况来了五、六个。这个神态肃穆像个牧师，那个晃着和尚头好似老顽童，另一个颇为斯文，显见是位学者，还有一个头戴贝雷帽，俨然一个旅行家……不知世上有多少纪德，到齐了没有，哪个是真哪个是假，我知己而不知彼，还是少说为佳。这时，牧师却开了口：

“我是你童年的神圣朋友，你逃离我，不爱造物主而去爱造物，让你的肉体饱尝情爱，还执迷不悟，看来，你身上有个恶魔在作怪……”

“早就听说人本性恶，”老和尚头摇晃着，显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“我倒希望亲身检验一下……”

“要知道，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，”年轻的纪德插话道，“心灵和肉体最适合恋爱，最有资格爱，也最有资格得到爱，亲吻拥抱最有劲头儿，好奇心最强烈，情欲也最有价值……”

“肉体的快感、瞬间的欢乐，你这样狂热，无非追逐正在流逝的东西……”牧师又说道。

“我们算什么，”学者模样的人正色说道，“无非存在于这生命的瞬间；任何未来的东西还未降临，整个过去就在这瞬间过去了。我们生命的每一瞬间，都根本无法替代。”

“我可不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，”旅行家激动地说。“我就是要做瞬间的情人，明知留恋不住，为什么就不能深情地拥抱呢？……光在书本上读到海滨沙滩多么柔软，我看不够，还要赤着双脚去感受。我几度去非洲旅行，总抓住每一瞬间的新奇，拥抱一切抓得到的东西，强烈的欲望赋予我支配一切的权利……”

“支配，占有，不如追求那么有价值，”和尚头连连摇着说道。“在贪欲的嘴唇上，欢乐往往提前兑现，留下过快衰竭的

印迹。因此，我越来越喜欢焦渴而不是解渴，越来越向往快乐而不是享乐，越来越想无限扩展爱而不是得到满足。我要告诫青年，占有渴求之物一向是虚幻的，而每种渴求给我的充实，胜过那种虚幻的占有……”

“你们总喜欢玩弄字眼儿，‘青年纪德抢过话头儿，‘什么支配、占有、追求，何必分得那么清楚。我的心毫无布防。一个光身的孩子，就是我的欲念。鸟儿歌唱，就是我爱情的声音。什么肉体欢乐、感官欢乐，别人谴责也不必在乎。反正我的青春一片黑暗，没有尝过大地的盐，也没尝过大海的盐，原以为自己就是大地的盐，总怕失去自身的咸味。直到摆脱了从前保护过我、后来又奴役我的东西，我才有了第二个青春期。”

“唉！我真认不出你来了！”牧师连声叹惜。“现在你无法无天，不讲道德，不顾廉耻，完全否认过去，这是忘恩负义……”

青年纪德登时气得满脸通红，想发作，一时又语塞。学者却微微一笑，朗声说道：

“朋友，人类珍爱自己的襁褓，可是，只有摆脱襁褓，人类才能成长。断奶的婴儿推开母亲的奶头，并不是忘恩负义。孩子，你再也不肯从这传统的、由人提纯过滤的奶水中吸取营养了。你已经长出牙齿，能咬食并咀嚼了，应当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求食粮。要勇敢点儿，赤条条地挺立起来，你只需要自身汁液的冲腾和阳光的召唤，就能挺直地生长。诸位都知道，所有植物都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远处。瞧一瞧梧桐树和无花果树带翼的种子飞翔吧，它们似乎懂得，靠父辈的荫庇，就只能变得孱弱，衰退下去……”

这回可好，几个不速之客辩论起来，完全喧宾夺主了。我也用不着紧张了，可以从容地观察他们。纪德的善辩是出了名的，他明确说过：每种推理都有对应的驳论，只须找到就行了。看来他深谙此道，他发表了《人间食粮》之后，又写了剧本《萨于勒》，谴责那种追求瞬间和感官的刺激。他在《背德者》中，塑造了一个为了感官的享乐而背弃道德的人物；几年之后，他又在《窄门》中讲了个相反的故事：一个女子为了保持纯洁完美的德行，拒绝了尘世的欢乐和人间的幸福。他还向莫洛亚透露一个秘密：“我在辩论中，总是站在对立面呀，要不然我怎么能辩论呢？”我想何止是辩论，他的每一部新作，大概总是站在对立面，驳斥他的前一部作品吧。不过我觉得，与其说他“善辩”，不如说他“善变”。至少，同他青梅竹马的表姐，早就看出了这一点，说他有点像“变色龙”，因而拒绝他的求婚，后来心软了才嫁给他，果然是既相爱又不幸的结合。

我眼前这几个人，恐怕全是纪德的化身。他们各执一端，煞有介事，仿佛在演戏，演他所说的“傻剧”，也许他们真的在严肃讨论人生这个大课题。不管怎样，我不用开口，就能同几个纪德对话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“你真是反复无常，”牧师又说道，他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，让我猜不透他是针对哪一个。“上次你又回来对我说，你厌倦了，不想再蒙骗自己的心灵，明白只有放弃一切，才能找到上帝。”

“放弃快乐就等于不战自败，”到底是青年人沉不住气，首先反击。“当初我太信守诺言了，我再也不信守啦！未来的，不忠实的，我多么爱你！”

“上帝以各种形式出现，”学者说出来的话，毕竟有一种深

思熟虑的份量，“专注并迷恋一种形式，你就会迷住双眼。你关闭的每扇门外，无不站着上帝。要知道，万物都是上帝的形体……”

“我再重复一遍，亲近造物而疏远造物主，灵魂不可能获得幸福。”牧师以念经的腔调重复道。

“我们追求的难道是幸福吗？不是，而是我们心中最新情绪的渲泄！”青年纪德说话的声气，的确给人以渲泄的力量。

“其实，我们的灵魂如果还有点价值的话，”老和尚头也说道，“就是因为比别的灵魂燃烧得更炽热……”

“幸福是上天赐给的，”旅行家接过话头，“我在旅途上所见的山光水色、幼鸟的孵化、盛开的鲜花、一个赤身的牧童……无不体现我的幸福，都是我这内心春天的回声……”

“你们所说的欢乐，我都饱尝了。”牧师说，既像炫耀，又像布道。“你们所说的激情，我都渲泄过。我受欲望的驱使，到过多少地方，喝过多少清凉的泉水、香甜的牛奶，但是越饮越渴，干渴时时加剧，最后变得十分强烈，真想为这种欲念大哭一场。同样，我的肉体也饱尝了情爱，到头来一无所获。如今静下心来，数点我的幸福资财，只剩下荒冢的繁花了。如不及时醒悟，真会沉沦下去！”

“沉沦？”老和尚头笑道，“不要危言耸听！我就是一头扎进欢乐的海洋，而且惊讶地发现，自己在这海洋上游了个痛快，根本没有沉下去。正是在这种畅游中，我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。”

“你们知道吗，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？”学者仿佛面对来听他演讲的听众。“对人来说，快乐不仅是一种天生的需要，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的义务。我早就觉得，快乐比忧伤更

珍稀,更难得,也更美好。因此,我把自己的幸福当成一种使命来承担,要向周围传播快乐,我认为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,就是本人作出表率,当个幸福的人。我朝利己主义创一搞头,大量的快乐立刻从心中涌出,足供所有人畅饮。”

学者戛然住口,好像得出了结论。一时冷场了,就仿佛进入一个新领域,人人都谨慎起来。过了一会儿,还是牧师开了口:

“你把满足个人的欲望,当成道德的义务,当成使命来承担,这显然违背伦理道德。”

“噯!探究伦理道德,在我看来并不多么聪明,甚至是不可能的,”老和尚头说道。“只要不是损害他人,不是骑在他人头上享乐就行了。在一段时间里,要敢于抛开任何伦理道德,不再抵制欲念。惟有欲望还能给我教益,因此我听凭驱使,其余的全是空话。”

“完全抛开伦理道德,难道就不怕产生什么后果吗?”牧师问道。

“我们等待的,难道只有后果吗?”青年纪德反问道。“后果、顾虑、妥协、循规蹈矩……全都一脚踢开。最冠冕堂皇的话,也是最空洞的话。我再也不信那些满口道德的人了,我要弄清楚,在他们的德行里隐藏着何等自命不凡,在他们的爱国主义中隐藏着何等私利,在他们的爱情中隐藏着何等肉欲和私念。老实说,我不再把灯笼当作星星,我的天空也并不因此就黑暗了;我不再听凭幽灵牵着鼻子走了。”

“我在肉欲的快感之外,仿佛还寻求另一种更隐秘的快感,”学者又说道。“我倒希望能找到一种学说,或者一个完整有序的思想体系,来解释纵欲的行为……”